

從三種談判看美、俄、毛三角關係

陳紹賢

美國、蘇俄、毛共間的三角關係，多年來複雜而微妙。毛、俄的交惡，只從邊境衝突看，到了去年發生珍寶島和新疆裕民縣一帶的火併，殆瀕臨戰爭邊緣。儘管如此，他們雙方對支助北越作戰，雖常有爭吵，但以拖垮美國為目的，則無二致。從另一角度看，美、俄對於毛共武裝威脅印度，則分別給予新德里軍經援助，以加強它對毛共防禦與牽制。又從另一角度看，美、毛都反對布里茲涅夫主義——以蘇俄為中心的共產國家集體主權說，并曾異口同聲地警告蘇俄對羅馬尼亞作武力干涉的企圖。

近來這三方面中有三種雙邊談判的舉行。毛、俄在北平的邊境問題談判，一度中止後業已重開。美、俄在芬蘭首都赫爾辛基舉行的限制戰略武器談判，已於程序階段完成後休會，將於今年四月在奧京維也納復會。美、毛間停頓兩年的華沙談判，經雙方駐波蘭人員幾度接觸，已於本月廿日恢復舉行。這三種談判所涉及的美、俄、毛三角關係，及其對世局的可能影響，都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一 美、俄談判與毛共

美、俄間限制戰略武器問題，華府早在一九六七年初向莫斯科表示舉行雙邊談判。是年中東六天戰爭終止之後，六月下旬詹森與柯錫金會談於新澤西州的玻璃鎮（Glassboro, N.J.）時，詹氏作過這種建議。嗣後雙方外交官員迭經接觸，但因彼此的立場距離尚遠，正式談判久未實現。

華府認為：蘇俄的傳統武力龐大，美國不能不於核子軍備方面保持優勢；戰略武器談判不能孤立，應與其他關係和平的問題，如越南、中東、柏林等問題，一併謀求其解決。莫斯科則以為核武器的力量，雙方應維持平衡，對此問題的談判，不能牽涉到其他事件。

最近美、俄都深感於戰略武器競賽，已使國家財力難於負擔。長此下去，不但國家經濟受到嚴重的損害，而且會增進核戰的危機。所以雙方於去秋互約同時批准防止核武器蓄積條約，并宣告於十一月十七日開始限制戰略武器談判。

他們在赫爾辛基的談判，至十二月廿二日完成程序上的初步協議，并定

期於今年四月十六日起，在維也納進行實質談判。這可能將經若干歲月的拉鋸爭辯，而能否獲致結果，或結果如何，誰都無法逆料。但其成敗不僅影響世界的安全，而且攸關人類文化的絕續，當然是舉世關切的一件大事。

毛共的看法，恰恰相反。今年元旦，北平「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發表的聯合社論，除強調「備戰」外，痛罵地說：「不管美帝蘇修怎樣互相勾結，互相爭奪勢力範圍，不管他們施展多少陰謀詭計，發動什麼樣的侵略戰爭，都逃不脫註定滅亡的命運。」三天之後——一月四日，「新華社」發表聲明：美帝和蘇修正在推行「反革命策略」，去延長他們不能復原的現狀。「當他們高喊和平與裁減軍備的時候，他們正在從事擴軍備戰，爲了對世界人民進行核子敲詐。」

毛共的這種反應，顯露其色厲內荏。他們害怕美、俄談判如獲結果，可能在對它作反飛彈設備上有所協議，則其要藉核子勒索，以遂行對外侵略的計劃，就會受到致命的打擊。

他們的這種惶恐，不是沒有根據的。去年三月十四日，尼克森總統在記者會上聲明：美、俄兩國都不願放棄全部反彈道飛彈體系，「特別是當中共的核子威脅存在着。」今年一月六日，美國務院發表一項文件，說明美國發展反彈道飛彈計劃的主因，是由於毛共已具有飛彈威脅的態勢。

毛共的對外侵略陰謀，原以促成美、俄爆發核戰爲其上策。一九六四年十一月間，周恩來乘黑魯曉夫垮台，趕赴莫斯科的主要任務，爲煽動俄們強硬對美，以導發美、俄核戰。此謀不逞，北平就以「叛徒修正主義者」加諸克里姆林宮的新主人們。五年之後——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七日起的此一新發展，與毛幫的宿願背馳，所以他們要打擊美、俄此項談判。

二 毛、俄談判與美國

六十年代毛、俄的互相矛盾，表現於經濟利益的衝突，軍事權限的爭執，對蒙古偽政權的爭取，韓戰債務的糾紛，等等。其間由理論筆戰，惡言相加，進而演成邊境衝突。在綿延四千三百餘哩的邊界上，發生過無數次的武

裝門爭。直至去年爆發於沿黑龍江和烏蘇里江及沿新疆邊境的戰鬥，有了演成大戰的險象。

胡志明的喪禮及其遺囑，在外表上促成柯錫金與周恩來在北平機場的會談，鋪下了雙方邊境談判之路。實則北平談判能於去年十月廿日開始舉行，毛、俄雙方各有其基本因素存在。

北平的因素，據美國共黨頭子赫爾（Gus Hall）的觀察，大致不差。他曾指出中共由於經濟困難，工業艱窘，內部發生武裝鬥爭，廣大民衆對當局毫無情感，加以外在的壓力，特別是共產世界的壓力，對它同意與俄談判，都是有所影響的。他并聲稱，他接觸過的亞洲若干共黨領袖，都有此種看法。（註一）

莫斯科也有其內在與外在的困頓。它的軍事費用浩大，侵蝕了民生工業和房屋計劃的預算。人民的怨懟情緒，俄僑們當有所警惕。且於去年八月侵捷之後，迄今東歐局勢未能穩定，他們當不願意此時在東方發生戰爭。

然而，北平談判至十二月十四日停頓——蘇俄代表團長庫茲涅佐夫（Vasily V. Kuznetsov）以回國出席最高蘇維埃會議爲詞，離開北平。在此第一回合中，對於程序問題，尙不能達成協議。元月二日，庫氏於毛共恢復謾罵「美、俄勾結」之後，及在其瘋狂備戰聲中，返回北平。五日重開談判後，據元月十一日南斯拉夫「坦加格」記者由北平報導，該談判在惡劣氣氛中舉行，前途殊屬悲觀。又據同日合衆國際社巴黎電訊：該談判已陷於僵局，庫氏或將於短期內回莫斯科。

毛、俄矛盾的根基深厚，對邊境問題及其他糾紛問題，雙方都無謀求解決的意識，當乏解決的可能。他們必然爲不斷的鬥爭。在他們的信念中，談判也是鬥爭的一種方式。北平談判如果終於僵化或破裂，倘若世局沒有變化，他們在短期內不至發生戰爭。因爲在毛共爲不能戰——無能對蘇俄的預防性核子攻擊回手；在蘇俄爲不敢戰——恐怕陷入大陸的泥淖。他們將繼續藉互罵以展開宣傳，并互相攻擊對方與美國勾結，以爭取共產世界的同情。

華府對毛、俄衝突，向來聲明採取中立的立場。一年來，尼克森、羅吉斯和副國務卿理查遜（Elliot Richardson）都曾屢次申明此種立場。去秋當毛、俄同意舉行談判時，羅氏於電視詢問中說：「我們對此一發展，感到愉快，因爲我們曾很擔心，雙方的緊張情勢可能引起大戰。如果發生大戰，

世局將非常困難。任何那種情形，將使該地區的安全遭受嚴重破壞。」這些話表示了美國的「中立」是善意的。

美國不願意見到毛、俄發生大戰。此與我國及其他愛好和平的國家是一樣的。不過，願見戰爭的消弭是一事，在中立立場上作有利於本國外交政策的運用是另一事。如果華府對於毛、俄對抗，不作有裨於其國策的利用，那就違反正常外交的原則了。實際上他們并不放棄可以利用的機會。北平談判開始之日——十月廿日，蘇俄駐美大使杜布萊寧受命向美國務院提出警告，要華府勿干預毛、俄的糾葛。莫斯科不至於無端而採取此行動罷。

在華府心目中，蘇俄是強敵，毛共是弱敵，儘管弱敵出言狂妄，行動荒謬，但屬遠患，不是近憂，而蘇俄的情形適得其反。所以先要以匪制俄，使俄在東方有所牽制，尤其是英國快要退出亞洲，美國因越戰消耗，也在實行逐步退出。在此情勢下，華府爲防止強敵南進，乘此弱敵受強敵威脅之際，作解除其孤立窘境的措施，改進其對俄談判的形勢，以維持亞洲權力的均衡，這是尼克森政府的如意算盤。

三 美、毛談判與蘇俄

元月八日晚，美國務院宣佈：美國與中共第一三五次「大使級會談」的安排，已於昨日在華沙完成，將於今年一月廿日舉行；這次會談將在中共駐華沙「大使館」，以後的會談將在美國大使館與中共「大使館」輪流舉行。一年以來，美國新政府謀求與北平「改善關係」，特別努力。羅吉斯於去年十二月廿二日記者會上說得明白：「美國政府感覺到一個幾乎佔全世界人口百分之廿五，擁有八億人民的國家，是不可能把它孤立的。這是言不虛理的。所以我們正在盡一切的可能，從事與之建立友好關係。」筆者很惋惜，羅氏尙未知中國大陸人民普遍反對毛共。在這點上，他的了解竟不若上面提過的美共頭子赫爾。

最近華府一再採取片面行動，放寬對北平貿易限制，并改變第七艦隊的巡邏方式，加上它外交上之多方努力，促成了定期恢復停頓兩年的談判。事實如此，儘管國務院解釋放寬禁運與恢復談判無關；改變巡邏是因爲海軍預算減少。

北平同意恢復華沙會談，并非爲着要「改善關係」，而是有其策略上的

作用：一、蘇俄的部署作戰，在邊境上大量增兵，新設置中亞軍區司令部，派飛彈專家賴希恩柯(Nikolai G. Lyashenko)為司令，并暗示必要時採取預防性核子攻擊；毛共因畏懼，致談判處於弱勢；接受與美談判，以示在西方并不孤立。二、對美表露接近的姿態，惹起蘇俄的疑慮，以減輕對方在邊境談判上的壓力。三、最怕美、俄戰略武器談判達成某種妥協，要藉華沙接觸，採取情報，從中進行阻撓或破壞。

哈里斯(Richard Harris)在倫敦泰晤士報發表專文，對有關過去華沙談判的事實，有其曲解與偏見。惟有一點值得參考——他以為此次北平同意恢復談判，係因「中共恐懼蘇俄進攻，而認為美國可能是一種強大的遏制影響力。」(註一)

莫斯科對美、毛同意恢復談判，其領袖階層除俄中央書記波諾馬廖夫(B. N. Ponomarev)外，尚未作公開反應。但是，蘇俄的報刊早已展開宣傳攻勢了。例如，元月十日蘇聯記者協會的「海外生活」週刊抨擊「白宮的戰略家把他們對中共的政策，建立在反俄的基礎上，謀使『中』、俄關係更加紛擾。」(註二)

元月十三日，在美國務院的記者會中，記者以「蘇俄報刊攻擊美副總統訪問亞洲，是否由於美國與中共同意恢復華沙談判，激怒蘇俄所致？」詢問該院發言人麥克羅斯基(Robert McCroskey)。他答道：「我們進行與中共會談，希望蘇俄了解非為利用它與中共的糾紛。」(註四)最近一期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刊載羅吉斯的談話，說明美國對於美、毛及美、俄兩輪談判，都是為求改善關係，并無意對毛、俄任何一方製造困擾。(註五)華沙談判剛復開，但東歐國家早已表示關切。據元月九日紐約時報報導，東歐共產集團可能於布達佩斯舉行外長會議，估量華沙談判，并交換情報。(註六)又據元月十三日合衆國際社巴黎電訊：北越和越共都很關注華沙會談的可能發展。

四 三角關係的前途

美、俄都深切了解核武器競賽的危險，故於過去達成了局部禁試條約，在太空、海底、南極的禁核協定，最近同時批准了防止核武器繁衍條約。從這種背景去展望戰略武器談判的前途，當可有幾分樂觀。

但是，美、俄間互相猜疑的因素，如關於戰略武器的種類、數量、性能區別、計算和對比，以及國家安全感的主觀標準與客觀比較，都是心理上和技术上的複雜問題。加以可能涉及各種政治問題，更會使得談判難有結果。

因之，在赫爾辛基程序階段的順利完成，難保維也納實質談判不至於步

步崎嶇。何況目前美、俄間發生了新的摩擦。元月七日，美國防部長賴德聲稱，鑒於蘇俄的SS9飛彈加速發展，政府將考慮要求國會增加撥款，以供增設反飛彈系統。對此聲明，莫斯科立即有了不愉快的反應。

美、俄第二回合的談判，距今有兩月餘，在此期間，毛、俄北平談判及美、毛華沙談判的情勢，都對未來的美、俄維也納談判有所影響。如果世局無何變化，維也納會談依期舉行，也將是一種漫長的談判。

北平談判的雙方都無解決邊界問題的誠意，都是把談判當作鬥爭的工具。蘇俄對毛共擺出武力恫嚇的形勢，是為配合其分化毛共內部的政治陰謀。毛共的加緊備戰，也是一種政治作用，企圖激發其四分五裂的內部，造成團結的聲勢，嚇阻「社帝」的威脅。

無論蘇俄的政治分化計劃能否成功，或毛共的嚇阻聲勢將否失敗，對於亞洲安全與世界和平都有損害。華府不够了解毛共的本質及中國大陸的實況，而由華沙談判，求得與毛共修好，以維持亞洲的權力均衡，這是不切實際，無能實現的幻想。而其影響所及，將使亞洲國家對美國的承諾，失掉信心，同時助長了毛共在亞洲的滲透顛覆。

此次華沙會談恢復之前，史托賽爾(Walter Stoessel)與雷陽的協議事項中，對於談判的「議程」同意為「無限制的」。意指雙方可隨意提出任何問題來討論。

在無限制的議程上，可能有兩個問題將是談判的剋星：一、是毛共要求「美軍退出台灣地區」；二、是美國要求毛共影響北越和越共認真談判結束越戰。這兩個問題，如果分立的談判，將各受對方的排拒；假使合併的談判，作為雙方交易的條件，則其後果必甚嚴重。美國對中華民國信誓旦旦，且中、美的利害息息相關，他們應不會上毛共的當。但我們仍須特別提高警覺，以防萬一。

五十九年元月廿四日完稿

註一 Kosygin proposals Reported by U. S. Red Leader, New York Times, Sept. 26, 1969.

註二 Richard Harris, Why the U. S. and "China" are ready to talk, The Times, London, Jan. 16, 1970.

註三 Za Rubezhom on Washington's Advances to "Peking", Jan. 10, 1970, Moscow, UPI.

註四 McCroskey told the press Conference, Washington, Jan. 13, 1970, Reuter.

註五 Interview with Rogers, U. S. News & World Report, Jan. 26, 1970, pp. 30-32.

註六 Soviet Bloc may meet, New York Times, Jan. 10, 1970.